

示禅人心要 4

（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，仅供参考）

呜呼！就理、就事之学，盖是近家语，纵有少领览，未可休息。岂不闻说“涅槃之道，图度绝矣”，直须解自点检始得。人以迷心故进道，乃来山林中见知识，将谓别有一道可令人安乐；不知返究向来迷处，工夫最第一。若不及此，入山林而不返，徒尔为也。迷处极易而难入，故先德曰：难信难解。又曰：此是顿宗说道，返照向来，已是走作语，况不尔耶？后世遂用此语为“平常无事”，一味实头，此又后学之不明，服食之不审也。

所谓就理就事，契理契事之学，实际上是近代人的说法。即便稍微有点领悟，也不能够真正地使妄心歇下来。“岂不闻说，涅槃之道，图度绝矣”，难道没听说过，涅槃之道，如果用妄心、追求心去企图、揣测，最终它会消灭。也就是说涅槃并不是用妄心、追求心能够找到的。真正获得涅槃心的人，他就没有这种企图之心了。“直须解自点检始得”，就是要契会，靠猜测是没用的，要自己反思自己，“解自点检始得”。

“人以迷心故进道”，因为人迷惑了自心，所以才来修道。“乃来山林中见知识”，到山里边寻找善知识，以为另外有一个道可以一劳永逸，可以解脱烦恼生死，可以开悟，甚至得大总持，得百千三昧。人们都有这种想法，这是人之常情，认为有一个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了生死、证涅槃，时时处于安乐之中。但是岂不知“返究向来迷处，工夫最第一”，真正做工夫是要返回去，

返回当初的那个初心，那个迷悟之心。为什么你要来？所以你还
没来，我就给你三十棒，“未过江来，即予三十棒。”古人讲：“出
门便是草。”¹草是什么？草是妄想。出门就是探出头来。再往前，
那个念头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那才是关键。迷悟就在当初那一念，
导致你避凡就圣，去凡而转染成净。你说我要到山林找善知识，
要和我的烦恼告别，和尘世告别，我要找清静，找安乐，然后得
大涅槃回来度化众生。最初的这个迷悟之心推动了一切，所以我
们要返过来观照它，从那里边去找，这才是真正用功的地方。

“不知返究向来迷处，工夫最为第一。若不及此，入山林而
不返。”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就越走越远，往而不返。庄子讲百家
往而不返，²不能够返本还原了。“入山林而不返，徒尔为也”，
白白跑来跑去。“迷处极易而难入，故先德曰，难信难解”，迷的
心实际上是很容易参的，但是很难参进去。那一念心是什么呢？
是什么东西叫你跑来跑去的呢？难信难解，那就是不可思议的
“道”。

“又曰此是顿宗说道”，又说这个是顿悟的法门啊，你“返
照向来，已是走作语”。走作语是什么？语言实际上已经离谱了，
不是平常语、本真语，而是走作语。也就是说叫你去返照心源，
已经偏离了心源了，何况还扯得更远？叫你回家，其实已经发现

¹ 《五灯会元》卷第五<石霜庆诸禅师>：后因僧自洞山来，师问：“和尚有何言句示徒？”曰：“解夏上堂云：‘秋初夏末，兄弟或东去西去，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。’良久曰：‘只如万里无寸草处作么生去？’”师曰：“有人下语否？”曰：“无。”师曰：“何不道：‘出门便是草’？”僧回，举似洞山。山曰：“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。”

² 《庄子·天下》：悲夫！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！后世之学者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。道术将为天下裂。

你离家很远了。这句话（叫你回家）本身就把你引偏了，再说其他的，那就更远了。后代人一听这样说，“平常无事，一味实头”，那就不学了，不求不问，也不要看册子，也不参。既然平常心就是道，我就不学了；以为没有佛，没有法，没有禅宗，一切都是执着，都是多余；以为每天就这样坐着，或者吃饭睡觉，我本来就在道之中。然后看不起天下所有的学佛人，看不起所有的善知识。那这又错了！

“后世遂用此语为‘平常无事’，一味实头”，把平常无事，执着理解为一切平常，这叫一味实头。什么叫实头？就是死脑子、猪脑子。人家说个这，你就坐在这个里边去，以为真的没什么东西。那无边妙用从哪儿来呢？恒沙妙德从哪儿来呢？你见到了多少呀？你光吃了一顿饭就行了？不是那样！这叫一味实头。所以古德讲，没有实法系缀于人。什么叫实法？就是好像有个死的、不变的东西在。一味实头，执着“平常无事”，把平常变成了平凡、平庸。就像有的人执着说本来就没有佛法，但是真的平常就是无事吗？平常无事和平常有事有什么区别呢？无边妙用和日常日用有什么不同呢？所以就是执着平常无事这一句话，他就不学了。这样的人很可怜，也很愚昧。“此又后学之不明，服食之不审也”，清远祖师讲到丛林里很多毛病和弊端。后学不知道祖师的良苦用心，“服食之不审也”，又吃错药了。这就是学公案，猜测公案的弊端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。

从上来，有二种方便：有真实方便，所谓说无有间；有善巧

方便，所谓妙应群机。若从真实方便得入，不假思量，性自神解，永无有退，妙用河沙也；若从善巧方便得入，得坐披衣，向后自看，始得未足，将为究竟。此二种方便皆一法也，不可须臾有失，学者思之。

从上以来，古代祖师大德度化众生有两种方便法门，一种叫真实方便，一种叫善巧方便。什么叫真实方便呢？真实方便，是究竟第一义谛原原本本的现量流露。如果用在临济宗，就是接引最上根、最利智的人，叫“人境俱不夺”，吃饭，喝茶，休息，就是这样，但这里面有无限的玄机，无限的生机，无限的妙用。对于这种人来讲，祖师是绵绵密密、全体大用。祖师和学人之间，就像太极拳推手一样，一招一式完美无瑕地无缝对接。现量这个电一通上，一招一式全部对接上。这叫“说无有间”，就是说没有间断。假如从一个公案来讲，从一接上头一直到最后，处处都是完美的展现。

如果拓展开来，跳出一个祖师和一个弟子的公案来讲，指的是一个讲法的人，对他来讲一切都是法。或者对一个学佛的人、参悟的人来讲，一切都在启发他。也就是说山河大地，山川草木，祖师的言语举动，自己的言语举动、日常行住坐卧，一切都是道之妙用。这种说法叫“说无有间”。当然从祖师来讲，时时处处全体妙用现前，一切都是实相。所谓“捻一茎草，做丈六金身”³；所谓“扇子上说法，灯笼里藏身；一大藏教总在拄杖头上”

³《五灯会元》卷四之赵州从谗禅师：上堂：“如明珠在掌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，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。佛是烦恼，烦恼是佛。”僧问：“未审佛是谁家烦恼？”师曰：“与一切人烦

等等这一类。这叫“说无有间”，说也在说，不说也在说，正说也是说，反说也是说。但是祖师是恰到好处地度化人，而不是说空话。因为在祖师来讲，触目菩提，时时处处都可以度人。这才会出现南泉斩猫⁴、归宗断蛇⁵等种种的大用。这叫“说无有间”，如果勉强来讲，它可以算是华严境界。就像洞山祖师当年参访汾山、云岩祖师关于无情说法的公案，一直都没懂。参汾山时，说一僧问南阳慧忠国师：无情说法，有没有典故出处？国师说：“灼然。言不该典，非君子之所谈”。⁶如果说话都没有典籍依据，还叫什么君子呢？后来又去参问他的师父云岩昙晟⁷，云岩说：岂不闻净土经里水鸟树林都在说法？那不是无情说法嘛！水流风动，都在说法呀。洞山由此大悟。大悟后一次过水，看到水中影子，才真正究竟地彻悟了。这是“说无有间”。净土的依正庄严，万物都在说法，说无有间，这就是真实方便。所谓“真实方便”，真实就是方便，所有的方便都通达于真实。这令我们想起《法华

恼。”曰：“如何免得？”师曰：“用免做么？”

⁴《五灯会元》卷三之南泉普愿禅师：师因东西两堂争猫儿，师遇之，白众曰：“道得即救取猫儿，道不得即斩却也。”众无对，师便斩之。赵州自外归，师举前语示之。州乃脱履安头上而出。师曰：子若在，即救得猫儿也。

⁵《五灯会元》卷三之归宗智常禅师：师划草次，有讲僧来参，忽有一蛇过，师以锄断之。僧曰：“久向归宗，元来是个粗行沙门。”师曰：“你粗？我粗？”曰：“如何是粗？”师竖起锄头。曰：“如何是细？”师作斩蛇势。曰：“与么，则依而行之。”师曰：“依而行之且置，你甚么处见我斩蛇？”僧无对。

⁶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三之洞山良价禅师：次参汾山，问曰：“顷闻南阳忠国师有无情说法话，某甲未究其微。”汾曰：“阇黎莫记得么？”师曰：“记得。”汾曰：“汝试举一遍看。”师遂举：“僧问：‘如何是古佛心。’国师曰：‘墙壁瓦砾是。’僧云：‘墙壁瓦砾，岂不是无情？’国师曰：‘是。’僧云：‘还解说法否？’国师曰：‘常说炽然，说无间歇。’僧云：‘某甲为甚么不闻？’国师曰：‘汝自不闻，不可妨他闻者也。’僧云：‘未审甚么人得闻？’国师曰：‘诸圣得闻。’僧云：‘和尚还闻否？’国师曰：‘我不闻。’僧云：‘和尚既不闻，争知无情解说法？’国师曰：‘赖我不闻，我若闻，即齐于诸圣，汝即不闻我说法也。’僧云：‘恁么则众生无分去也。’国师曰：‘我为众生说。不为诸圣说。’僧曰：‘众生闻后如何？’国师曰：‘即非众生。’僧曰：‘无情说法，据何典教？’国师曰：‘灼然。言不该典，非君子之所谈。汝岂不见华严经云：刹说、众生说、三世一切说。’”

⁷《五灯会元》卷第十三之洞山良价禅师：师遂辞汾山，径造云岩，举前因缘了，便问：无情说法，甚么人得闻？岩曰：无情得闻。师曰：和尚闻否？岩曰：我若闻，汝即不闻我说法也。师曰：某甲为什么不闻？岩竖起拂子曰：还闻么？师曰：不闻。岩曰：我说法汝尚不闻，岂况无情说法乎？师曰：无情说法，该何典教？岩曰：岂不见弥陀经云，水鸟树林，悉皆念佛念法？师于此有省，乃述偈曰：也大奇，也大奇，无情说法不思议。若将耳听终难会，眼处闻时方得知。

经》里讲的权和实。从实而发的种种权都是第一义，实际上有点儿像绝待妙。这是度化人的一种真实方便，“说无有间”，没有间断地说。

还有一种叫“善巧方便，所谓妙应群机”，就是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“妙应群机”，也就是在天同天，在人同人。比如观音菩萨可以千变万化，以种种形象来度化众生，你是什么样，菩萨就是什么样。从祖师来讲，也是入泥入水，可以这样、那样地度化禅人。妙应群机，妙法可以度化不同的众生。也就是针对众生种种的根性、种种的因缘际会而以种种方便，差别地度化众生。所以就引导众生的两种方便来说，善巧方便偏重于对机，真实方便偏重于显第一义谛的真理。

“若从真实方便得入”的人，则“不假思量，性自神解，永无有退，妙用河沙”，因为通达的是最根本、无限的“那个东西”，所以他妙用河沙，而且一得永得，永无退失。这个你说它是什么？是哪一关？那肯定是牢关嘛！所谓一箭破三关⁸，肯定一下就是大彻大悟。如果说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那肯定不是大彻大悟，因为还有虚空和非虚空的区别；如果说心开脉解，那肯定也不是大彻大悟。真实方便得入的人是上根利智，上根利智的师父，上根利智的徒弟。曹洞宗五位君臣讲正中偏、偏中正、正中来，还讲兼带。⁹如果从祖师来讲，是正中来；如果从度化来讲是兼带。

⁸《五家宗旨纂要》卷下：云门示众云：“函盖乾坤，目机铢两，不涉万缘，作么生承当？”众无语。自代云：“一镞破三关。”后德山圆明密禅师，遂离其语为三句：函盖乾坤句，截断众流句，随波逐浪句。

⁹《曹山本寂禅师语录》：师因僧问五位君臣旨诀，师云：“正位即空界，本来无物；偏位即色界，有万象形；正中偏者，背理就事；偏中正者，舍事入理；兼带者，冥应众缘，不堕诸有，非染非净，非正非偏，故曰虚玄大道，无著真宗。从上先德，推此一位最妙最玄，当详审辨明。君为正位，臣为偏位，臣向君是偏中

妙应群机，可以说是偏中正。当然佛眼清远是临济宗，临济宗也有它的善巧方便，是用主宾来讲。

“若从善巧方便得入”，那这个人“得坐披衣”。得如来坐，著如来衣，典出《法华经》。¹⁰就是他真正懂了，真正悟到空性。真正知道菩提心、慈悲、空性以后，也有佛法护佑，然后自己去修。后面才出现，比如一条白练去，寒灰枯木去，澄澄湛湛去，古庙香炉去，才会这样去用功。¹¹这种叫“得坐披衣”。所以，一种人说我是王种¹²，一切都是我的，我跟这一切没有什么区别，那根本就不要那些（所谓的修行用功）了。另外一种人还得要修。这叫善巧方便和真实方便。

“向后自看”，后是什么地方呢？后，是“面南看北斗”¹³，就是心源。为什么说面南看北斗呢？按照字面意思解释，从地球上，所有的天相星星是围绕北斗来转的，所谓斗转星移。这个地方就像总司令部一样，它转了，天相都会变化。但是北斗在北边，为什么说面南看北斗呢？南，实际上是指我们的对境，就是外境。外境和心根本的“那个”都是一样的，是这样去看。当然，

正，君视臣是正中偏，君臣道合是兼带语。

¹⁰ 《妙法莲华经·法师品第十》：药王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如来灭后，欲为四众说是法华经者，云何应说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入如来室，著如来衣，坐如来座，尔乃应为四众广说斯经。如来室者，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是，如来衣者，柔和忍辱心是，如来座者，一切法空是，安住是中，然后以不懈怠心，为诸菩萨及四众、广说是法华经。’

¹¹ 《五灯会元》卷六之九峰道虔禅师：尝为石霜侍者。洎霜归寂，众请首座继住持。师白众曰：“须明得先师意，始可。”座曰：“先师有甚么意？”师曰：“先师道：休去，歇去，冷湫湫地去，一念万年去，寒灰枯木去，古庙香炉去，一条白练去。其余则不问，如何是一条白练去？”座曰：“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。”师曰：“元来未会先师意在。”座曰：“你不肯我那？但装香来，香烟断处，若去不得，即不会先师意。”遂焚香，香烟未断，座已脱去。师拊座背曰：“坐脱立亡即不无，先师意未梦见在。”

¹² 《五家宗旨纂要》之洞宗王子五位：诞生王子：此喻心本是佛。不假修持。本自圆成。无劳证悟。然犹须知有向上一路。如皇后所生之太子。虽是天然尊贵。名曰诞生。亦名内绍。亦名王种。亦名正位。要知此位。亦须转却。若不转。即便堕在尊贵边。所以道。子转身而就父。为甚父全不顾。不见有诞生王子也。父者。向上虚位。明本来原无位次。不落阶级也。

¹³ 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五之云门文偃禅师：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曰：“面南看北斗。”

它是一种用功方法，也是一种见地。如果有人说什么南不南，北不北的，一切都是真如，那这个人肯定没有懂祖师的善巧智慧。

“向后自看，始得未足，将为究竟”，一开始要这样向后自看，慢慢去修，最终会圆满。“此二种方便皆一法”，真实方便和善巧方便都是一种法。不管是“得坐披衣”，还是第一种直契正体，都是“不可须臾有失”，不可走作，不可忘掉。所谓一念不在，如同死人¹⁴，所以祖师真正的修行是绵绵密密，一念不能走失。像法眼文益四十年才心猿罢跳，意马心歇。古人的用功，那真正是不一样。否则就只是口说，说得再妙也不一定有用。修行不能自欺，本来用不上，还嘴硬说我用得上，那就叫自欺。“不可须臾有失”，道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¹⁵“学者思之”，大家要好好想一想啊。

雪峰示人曰：莫教老僧有一句子到你分上，若有一句子到你分上，堪作什么也？此是古人不得已而已。后者不了古人意，便谓自己分上无许多言谈，所以错会也。今时人多将目前鉴觉用为极则，玄沙所以向人道：深山迥绝无人处，你道还有否？悟心见性，当如雪峰、玄沙；履实践真，当如南泉、赵州。今时学者，但以古人方便为禅道，不能与古人同参也。譬如有力人负一百二十斤檐过独木桥，不倾不侧，何物扶持得如此耶？其精致无杂而

¹⁴《指月录》卷十八之洪州云居道膺禅师：又曰：“欲体此事，直似一息不来底人，方与那个人相应。若体得这个人意，方有少许说话分，方有少许行履分。暂时不在，如同死人，岂况如今论年论月不在。如人常在，愁什么家事不办。欲知久远事，祇在如今。如今若得，久远亦得。如人千乡万里归家，行到即是。是即一切总是，不是即一切总不是，直得顶上光焰生亦不是。能为一切，一切不为道。终日贪前头事，失却背后事。若见背后事，失却前头事。如人不前，后有什么事。”

¹⁵《中庸》：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。

已。为道亦尔。经中称：譬如师子，捉象亦全其力，捉兔亦全其力。人问：全什么力？曰：不欺之力。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，则自丧身命；故达道人无有不是者。

这一段讲雪峰禅师。“雪峰示人曰：莫教老僧有一句子到你分上。”你听他讲这句话多有意思。他说我讲的不要叫一句话到你身上。什么叫到你身上？就是到你心里去啊。我说的话不要叫一句进了你的心，沾上你的心。“若有一句子到你分上，堪作什么也？”如果有一句被你听进去了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那又怎么样呢？意思是千万不要被我污染了，千万不要随着我的指挥棒去转。所谓见杆转影，这样整天绕，要绕到什么时候才是了期啊？

“此是古人不得已而已”，古人不得已才这样说。古人这样说了，如雪峰祖师这样说了以后，“后人不了古人意，便谓自己分上无许多言谈，所以错会”，说我这个心性是不可说的，你说东说西跟我没关系，那你这样说肯定错了。你说自己分上无许多言谈，那你现在不是在讲话吗？所以说错会也。其实人就是这样。祖师说你不要听我的话，我的话都是方便，并不重要，你要回归自性。你说自性是空的，我明白了，我不听你的，你说的都是废话。实际上你又被那个自性空给挖了个深坑，把你埋葬在里边了。

佛眼清远祖师经验非常丰富。作为一个大德，他阅学人无数，而且也了解从林里边的弊端和学人的种种执着，以及上代前人的种种经验。“不了古人意，便为自己分上无许多言谈。”如果你看活了，禅宗祖师讲的就是我们现在。其实古人的毛病，我们现在

都有。禅宗祖师对治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具有的问题。我们可能比过去的人更差，执着更深。另外，如果去看《碧岩录》，你对某个公案可能想到三个解释，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但是《碧岩录》里可能有十个解释都被否决了。你能想到的，古人都想到了，而且都被古代的祖师批驳过了，而你现在还要想啊想啊，还要拿去考别人，或者认为某一个公案通达了就是重关，这实在是非常愚痴的一种做法。

“今时人”，现在的人，“多将目前鉴觉用为极则”。目前鉴觉，指一刹那清净的这个念、清晰的正念。“用为极则”，认为这个东西是最高明的。所谓无位真人，澄澄湛湛，一念清明，念念清明，这叫“鉴觉”，百丈怀海应该讲过。目前鉴觉，就是用功时的这样一个清明之心，认为这个就是最高明的。所以玄沙师备给人们说，“深山迥绝无人处¹⁶，你道还有否？”深山没有人的地方还有这“东西”吗？

“悟心见性，当如雪峰、玄沙”，明心悟性，开悟智慧，要学雪峰义存、玄沙师备祖师。“履实践真，当如南泉、赵州”，所谓“履实”，就是步步踏在实处，步步踩在真处。真实是什么？真实妙道，就是涅槃妙心。如果真修实证的话，要学南泉普愿、赵州从谗祖师。“赵州八十犹行脚，只为心头未悄然。”赵州十八岁时见到师父南泉，但是他活了120岁，有很多公案问答。清远祖师说真正的用功，要学他们。

¹⁶《指月录》卷十九之福州玄沙师备宗一禅师：我今問汝。只如巖山岩崖。迥绝人处。还有佛法么。还裁辨得么。

“今时学者，但以古人方便为禅道，不能与古人同参也。”现在这些人只是学些机警巧妙，某些会解，或者一些方便对机的东西，以为那是禅道，而不知道古人真正的行持、意图和境界，所以辜负先人，不能与古人同参。修行人应该像什么呢？譬如一个人担着 120 斤重的担子过独木桥，一晃就会掉下去。他能够不偏不倚过桥来就是这样一种战战兢兢的心境。“其精致无杂而已，为道亦尔”，就是用心纯一无杂，心无杂念而已，真正修道人也要这样。

“经中称，譬如狮子，捉象亦全其力，捉兔亦全其力。”狮子捕猎大象是倾尽全力，捕捉兔子也是倾尽全力。也就是说对治粗重烦恼、微细烦恼都是一样，念念要履实践真，念念要直心深心。由这里看，我们普通人就谈不上修行了。我们的见地可能都有问题。你说你懂禅宗，那实际上非常可笑。不是说禅宗怎么样，仅从行履的角度来讲，它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。

“人问：全什么力？曰：不欺之力。”什么叫不欺呢？就是真如心、直心等。为什么我说庸俗这个病很大？我们不说粗俗低俗，那个谈不上。学佛人很多是俗气未脱，世俗心太多，导致他用很庸俗的眼光来看一切，那么他就无法得到妙义。所以不欺的反面就是庸俗、机巧之心。有的人就是鬼鬼祟祟，跟朋友交，与善知识交，甚至在读祖师大德的经论的时候，也都是这样，一身的俗气，脑子里不知道曲里拐弯在想什么，或者不断地在评判、推测什么。所谓的世俗、庸俗，无非就是得失心、人我高下心、

是非心、好奇心。

“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，则自丧身命”，这句非常重要。什么叫丧身失命？看到杯子，就死到杯子里面去了；看到茶，就死到茶里边去；听到喜欢的声音就死在那儿，听到不喜欢的也死在那儿。这叫触鼻羊¹⁷，处处都是掣肘。真正用心是什么呀？如果一毛发、一丝一毫“异于心者，则自丧身失命”，你的慧命就断掉了。什么叫“见一毛发异于心者”？其实从理上讲很简单，就是一切都是心。《楞伽经》里面讲的道理就是这样，但是大家不信，或者潜意识里就不信。你说说得很妙，然而心里却有另外的想法。

关于万法唯心，禅宗祖师有一些谈论的问题，比如说到山里面看到老虎，万法唯心嘛，那看到的那个老虎是不是你？严格来讲，祖师讲这就是你。比如罗汉桂琛接引法眼文益禅师，就是地藏和尚问法眼文益¹⁸，他说万法唯心，那前面这个石头是在你心里面，还是在你心外面？如果说在心里面，那你心里背个石头干什么？若说在外面，那就不是万法唯心。万法唯心，三界唯识，请问眼前这个石头跟你是一还是二？你说一，实际上是两个；你说二，还是两个。这个道理首先要搞清楚都很难，何况还要去信

¹⁷ 《镇州临济义玄惠照禅师语录》：今时学者总不识法，犹如触鼻羊，逢着物安在口里，奴郎不辨，宾主不分，如是之流，邪心入道，闹处即入，不得名为真出家人，正是真俗家人。

¹⁸ 《指月录》卷二十二之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：后同绍修法进三人欲出岭，过地藏院，阻雪少憩。附炉次，藏问：“此行何之？”师曰：“行脚去。”藏曰：“作么生是行脚事？”师曰：“不知。”藏曰：“不知最亲切。”又同三人举《肇论》至“天地与我同根”处，藏曰：“山河大地，与上座自己是同是别？”师曰：“别。”藏竖起两指，师曰：“同。”藏又竖起两指，便起去。雪霁辞去，藏门送之。问曰：“上座寻常说三界惟心，万法惟识。”乃指庭下片石曰：“且道此石在心内？在心外？”师曰：“在心内。”藏曰：“行脚人着什么来由，安片石在心头？”师窘无以对，即放包依席下求抉择。近一月余，日呈见解，说道理。藏语之曰：“佛法不凭么。”师曰：“某甲词穷理绝也。”藏曰：“若论佛法，一切现成。”师于言下大悟。

解它。当然，我觉得道理真要讲清楚的话，实际上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。但是问题是能不能接受它，能不能信解，能不能行持，种种善巧方便的行持，这个就很难说了。

“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”，也就是无有一丝一毫不是自己的心。如果见有一根毫毛是心外之物，你就“丧身失命”，你的慧命就断掉了。那开悟之人怎么用功，怎么用心呢？不用多说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，“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，则自丧身失命”。大家不断地参学，无非就是学这个。当然这是修学已经到了后面，真正通达信解以后，念念的行持，现量的行持，它是这样的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。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大海，夏虫不可以语于冰。¹⁹夏天里的一些虫子朝生暮死，你跟它说有冰，它就不可想象。那跟人讲禅宗，禅宗实际上讲得极其深妙，他学多了以后，就成了狂禅，或者根本没法理解。所以我认为禅宗永远是小众，不能普及。理可以是大众，但事上和究极之理永远是小众。如果一个人想要靠讲解禅宗去赢得别人的尊重，赢得徒弟，赢得法门，这是一种很不现实的事情。另外，越是大众的，越是含金量低。真正的东西永远是小众，但是理是通于大众，这点永远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要同见同行呢？如果不同见同行，一些东西很难有同感，很难共同来理解。

“故达道人无有不是者”，真正通达道法的人，真正开悟的人，无有不是，一切皆如。“眼若不寐，诸梦自除；心若不异，

¹⁹ 《庄子外篇·秋水》：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。

万法自如。”²⁰如果法眼长明，那么种种的幻象都逃不过你的法眼。

“达道人无有不是者”，一切都是法，证道的人没有回避、期待、恐惧和渴望。“此力甚大”，这种智慧之力能消千灾，为物作则，所以才有实相忏悔这种功用。

²⁰ 僧璨大师·《信心铭》：眼若不寐，诸梦自除；心若不异，万法一如。